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纂疏孟子卷十三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紳

孟子纂疏卷十一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杞音杞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

若巵匜之屬語錄曰栝棬似今棬杉台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語錄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墻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輔氏曰不言戕賊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為仁義之禍者仁義何可禍哉人自禍之耳亦猶言道非亡也幽厲不繇也云耳○真氏曰告子之説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强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耶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强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

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回之貌也輔氏曰湍湍水者水急流也水急則波流自然作瀠回之貌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或問湍水即揚子之說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此亦有小異也○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然所謂小變之者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然揚子則謂人性實有善惡相混於中此則謂性中實無善惡但由人所為而分善惡耳亦不全同故曰近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摶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輔氏曰告子之見正以為人之性本無定體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故也夫善是順性而為本非難事而為善者常若難惡是反性而為本是難事而為惡者常若易此蓋由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積習之久以妄為真而然故學者須是主敬以涵養放散生處漸漸熟熟處漸漸生然後可以復歸其本順者自然易而逆者自然難也○真氏曰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摶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

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桎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犴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語錄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又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

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黃氏曰知覺者人之精神非所以言性也○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已之意也則又以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

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語錄曰禪家說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又曰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陳氏曰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着那理爾○輔氏曰謂略相似者蓋釋氏又說得周遮無畔岸爾大略則相類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文集曰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黄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所以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輔氏曰以告子無荅辭而知之也孟子反

復問之以盡告子之辭然後告子自知其説之非而不能對此孟子所以為知言而善教也○愚案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語錄曰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語錄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文集曰問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人物

雖有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註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二説似不同豈氣既不齊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又曰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語録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又曰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條理

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

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文集曰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求合於義也輔氏曰告子以仁愛之心生於內故以仁為內事物之宜由乎外故以義為外殊不知愛雖生於心而可愛之物則在外事理之宜雖見乎外而所以宜之者則在內是於一物之中體生此二見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語錄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只見那趨利避害飲食飽暖等處而不知辯別那義利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案

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輔氏曰白馬白人則但同謂之白可也至於長馬長人則不同矣人孰肯以長人之心以長馬乎其所以然者是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以此觀之則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明也豈可謂義為外而不事哉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内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出於心也輔氏曰炙在外而耆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理初無異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輔氏曰林氏正説着孟子意孟子正欲就告子之説明處以通之也○自篇首至此

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説以求勝卒不聞其

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輔氏曰告子自不見性又不能因孟子之言以致思徒守其舊所聞者以為說雖其辯屢屈不過屢變其說以求勝是其意只欲說得行便休終不肯反求深體以造乎自得之地皆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錮之是以卒於鹵莽而墮於詖淫邪遁之流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荅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輔氏曰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愚謂因時制宜乃義之事也兄與叔父固所當敬此理之常也若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則亦當敬然此只是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

時制宜則皆本於吾心爾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語錄曰告子之意說這性是不管善不管惡底物事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物事近世蘇氏

胡氏之說蓋如此蘇氏名軾眉山人胡氏名宏安國子○語錄曰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說中說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又曰胡氏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葢如此語録曰韓子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

○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禀然氣禀之不齊葢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荀揚却又與荀揚無

甚興案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若字正與下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詞

情者性之動也語錄曰心如水情即動處○又曰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絡脉曲折隨物恁地去○陳氏曰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

人之情本

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文集曰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耳○語録曰性不可説情却可説所以公都子問性孟子却荅他情○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性既如此則情亦如此也但此則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耳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箇不善孟子論情有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之發者言之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語錄曰問才與材字之别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是〇又曰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如這事有人會做得有不會做得有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這處可見其才〇輔氏曰凡物人有之能為是器人之能為是事者皆其材質也

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

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語錄曰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卻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孟子是說本來善底才。又曰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污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主事鑠以火消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

以盡其才也語錄曰惻隱羞惡是心也所以能惻隱羞惡者才也○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情也今但謂之心者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人所固有非猶火之鑠金自外而至内也但思而求之則常存舍而不思則失之矣存則善失則惡然有失之多者有失之少者有失之久者有失之暫者以至於相去之遠一倍十倍而不可數者皆由於不思不求而不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才也○真氏曰性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

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

善可見詩傳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輔氏曰莫非物也獨舉其耳目父子言者蓋耳目則人身之所具而最切者父子則人身之所接而最親者故特舉其耳目慈孝之則而言之使人就其切近者體而認之則餘皆可以類推而性之本善可得而見○蔡氏曰末舉蒸民之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懿美之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也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稟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則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

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者葢謂秉彛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　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説皆不辨而自明矣

語錄曰三者雖同為説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説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説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則雖為善為惡總不妨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

自暴自棄之人也文集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耳○語錄曰天地間只是一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又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無不同氣便有不齊處○問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又曰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暗如珠落在濁水中○輔氏曰此所謂才則是就氣質之性言與孟子之說少異矣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者即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或問程子之說曰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

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文集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語錄曰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强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强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又曰性自是性氣自是氣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黃氏曰知有天地之性而不知有氣質之性則如三品之類包括不盡故曰不備知有氣質之性而不知有天地之性則得之天地者無以自別於氣質故曰不明然二者本非有異特所從言之不同耳故二之則非也○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非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蔡氏曰論性不論

氣是語上而遺下故不備論氣不論性是語下而遺上故不明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或問氣質之性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二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源之性皆謂此者也○語錄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又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

○又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又曰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又曰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方備○又曰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又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聖學讀之使人深有感○黄氏曰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之性也然嘗有疑焉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如此則

可謂之命而不可謂之性曰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乃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但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爾

愚案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

善程子兼指其禀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禀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或問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為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此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文集曰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見

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踈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語錄曰孟子所謂才正是指本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善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如程子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所以云有善不善○問孟程所論才字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又曰程子說才與孟子說才自不同然不相妨須是子細看始得○輔氏曰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性本善情與才皆無不善此固足以使人知性善而皆可為堯舜矣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才雖有善而初不害所謂本善又可見性雖本善而

賦命受生之後又不可不加省察矯揉之功也故學者於程子之說尤當深玩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

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易牙齊桓公臣也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試之輒驗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語錄曰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又曰凡物皆有理蓋理不外乎事物之間處物為義義宜也是非可否處之得宜之謂義也○又曰且如這桌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又曰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曰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來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輔氏曰事亦物也凡一事一物各有

一理理體也處其事物使之各得其理則為義用也此亦先儒之所未及到程子而其義始明　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　輔氏曰雖聖人亦只是先知先覺乎此而已無有不同也　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輔氏曰芻豢謂蔬菓五穀也人之口悅芻豢自是相投入相宜相悅有不可形容者心之悅理義也亦然故程子以為親切有味學者須是著實體察其意味方為有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糵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糵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

輔氏曰問此但言夫物耳而人之良心亦係於氣化乎曰古者氣化盛而聖人多後世氣化衰而聖人少雖有之而又不得其時與位焉是亦係乎氣化也至

於平旦之氣清明之時良心油然而生長者則又係乎一身之氣耳是亦一氣化也萌芽也櫱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惡謂仁義性也而以心言者心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語録曰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静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汩没了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語録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又曰幾希不遠也後人來就幾希字下註開了便覺意不連。輔氏曰言一身之氣

清明則其良心自然發見雖未能與聖人同其極致然亦大綱與人相近所爭不多也梏械也語録曰如被他桎械在那裏更不容轉動反覆展轉也文集曰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又曰反覆只是循環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語録曰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語録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語録曰問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

了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

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

語録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所梏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

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

語録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梏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

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閼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〻少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〻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又曰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旦晝只管梏之今日梏一分明日梏一分所謂梏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只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又曰今若壞了一分夜氣漸薄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無到消得多夜氣益薄雖息一夜也存不得。又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為有以汩亂其氣則

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復生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他便渾了那水至夜稍静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

亦無定處如此語錄曰問旣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一定之所矣曰無定所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則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輔氏曰孔子之說是直指人心言之孟子引之是言人心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學者不可以無持養工夫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

內而已或問程子以為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邪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别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内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内矣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内矣○語録曰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内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又曰操之之道惟在敬以直内如今做工夫却只是這一事最緊要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語錄曰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暮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永嘉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蓋平旦之氣乃夜氣之所生又關乎旦晝之所為惟旦晝之所為者能不與物俱往則夜氣方和平既和平則平旦之氣亦清明那時有隙光半點萌蘗便是良心發見處入於此時能持循涵養使其萌蘗漸漸光明則雖當旦晝也如平旦矣今人但晨興略略見得微眇轉步便去利欲血氣上走終日昏昏所以索然無有平旦之氣形雖具而心則亡於禽獸奚擇焉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

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櫱之生我亦

安能如之何哉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煖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奕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薫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

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茍而已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輔氏曰只此二句便可盡得此一章意利害者天下之常情即所謂私慾也義理者秉彝之良心即所謂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之中分别出天理人欲最為明切使學者易於體察也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輔氏曰偷謂偷竊免

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

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忘猶失記也義乃吾之性不觧亡失入但汩沒於利欲中而失記之耳才失記便與無相似則是喪亡之矣存則操而存也喪則舍而亡也存之之道亦惟敬而已矣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

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輔氏曰路人與乞丐人之至微賤者也單食豆羮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矣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爲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之者

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輔氏曰凡人所以喪其良心者固不止此三事但姑舉其端而言之則其他可以類推矣理義之心雖是本來固有然微妙而難存物欲之蔽雖是旋旋生出然汙下而易溺此君子所以貴於戰兢自持而於窒欲克己不敢緩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輔氏曰生死至重三者至輕今乃以重為輕以輕為重者蓋為物欲所昏是以倒行而逆施之故以是不可以己乎警之深味此言自能使人惕然有省也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

有但危迫之際私慾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慾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

○孟子曰人仁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

語錄曰仁只是天地間一箇生底道理程子所謂譬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玩此則仁可識矣○又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黄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又曰若生出了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

然但謂之仁則

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輔氏曰但謂之仁而不着人身上說則人不知己之所自有或不知求或求之外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反謂反之於身也既曰人心則是吾身之所以酬酢萬變之主豈可以須臾失哉失對放字而言○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葢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輔氏曰謂之人路則是乃吾身出入往來之道又豈可以須臾舍也舍對弗求而言○問孟子謂道

若大路然又曰義路也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邪永嘉陳氏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各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真氏曰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輔氏曰集註拈起這兩字說其警切學者至矣惕然則仁之發也深省則智之用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輔氏曰程子重輕之說正說着孟子意脉夫人皆有是心豈肯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特以不思之故是以昧夫輕重之分如此也。真氏曰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輔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也義用也體用不可相離故上兼言之然仁義之理具於一心若心放而不知求則兩失之矣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故曰不違仁既曰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則其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乎時措之宜矣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

則不能無用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語録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户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輔氏曰誦詩讀書孝悌忠信無非學之事也然其道則皆只欲求其放心而已○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不必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説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

明孟子之本意以救異學之失學者切宜字字玩味不可容易讀過也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輔氏曰志者心也氣者一身之氣所謂夜氣與平旦之氣是也志氣之帥也義理則性之所具也人心存則志與氣皆清明而義理自然昭著由是而可以知性知天不然則志氣昏昧而不清明放逸而不收歛雖曰從事於學問而終不能有所發明於己也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語錄曰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又曰只是知求則心便在

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又曰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無所用心○輔氏曰聖賢教人雖曰多方然其道則不過欲人將已放之心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則志足以帥氣無放逸之失而日就於清明道足以制欲無蠱蝕之病而日趨於理義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

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愚謂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小大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語錄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

得到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錄曰問蔽是遮蔽否曰然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又曰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然被他引去○又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

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

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語錄曰心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是最要緊須是人自主張起來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語錄曰立者卓然豎起此心○又曰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功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人哉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唯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浚婺州人。或問此章之説曰其要正在夫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為皆主於思而不蔽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得其指未可易之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或問有以為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為天理人欲之别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孟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而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至者而又何嫌之有哉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或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脩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脩者又將何以處之邪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

貴於已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
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禄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
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黄氏曰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内外輕重之分在内者重則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則在内者愈重真積力久胷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顔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鼔瑟浴沂翛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爲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語錄曰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跌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愚謂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此以仁之理而言也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此就人之為仁者言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於不仁之甚也此則指當時之人為仁不至不能反己遂謂真不能勝而自怠於為仁者言也如此則深有助於為不仁者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輔氏曰能反求諸己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如水勝火斯可見馬趙氏雖未知夫仁然以其能求句中意而得之凡解經者只當如此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輔氏曰學者於上一病猶少於下一病極多○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輔氏曰日新者日進也不已者無間斷也必如是然後能熟夫仁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

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輔氏曰集註謂事必有法然後可成者當矣然彀之所以為射法者葢射必滿而後力始有則故易於求中規矩之為匠法者器必先正其方圓而無失方可以言巧故

射者志乎彀而真積力久焉則能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焉則能巧矣若夫教者與受教者舍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則皆所謂誣也若夫欲學乎道而處下闚高舍近騖遠不務下學而徑欲上達者則亦終無所成而已矣

孟子纂疏卷十一

孟子纂疏卷十二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愚案任薛同姓之國在齊宋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

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

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輔氏曰章首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深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凡於事物膠轕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不能得夫時措之宜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愚謂春秋末曹已滅矣交特姓曹者爾謂為曹君之

弟者趙氏誤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輔氏曰孟子言必稱堯舜故恐或是孟子所嘗言然曹交之問又初不言是孟子說故疑是古語有之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愚案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輔氏曰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所謂良知良能也本於性之自然初非有所勉强矯揉而能也雖堯舜之聖為人倫之至亦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耳豈能加毫末於其間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輔氏曰陳氏是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謂是歟觀此之問則交蓋全未知夫學又以孟子所告兩節言之則其進見之時禮貌衣服言語之不循乎理其必有所不免矣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交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為而即可為堯舜邪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輔氏曰此亦是富貴者之習氣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遡其自然之性則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

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輔氏曰使交能因是而思孟子所以不容已受業之故而得其說則是亦所以教誨之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

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輔氏曰此正程子所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者是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文集曰問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恝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

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奮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不可磯是如此否

曰得之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輔氏曰趙氏下此數語極切當不易

得他究到這裏學者儘當玩繹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案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

教强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輔氏曰當戰國擾攘之時而為罷兵息民之說非志之大者固有所不能然以利害為說則不可此蓋聖學不明人雖有善心而不知所以為之之道故反陷於不善而不自知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

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蔡氏曰享朝享也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愚謂儀物相稱然後成享一或偏勝是心有慢上者矣與不享同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爲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爲而不欲君子之所爲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之義而已○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

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而亦有可受之理歟

○淳于髠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

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有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内外合天人備矣○問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何也曰彼

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輔氏曰楊氏真得湯伊尹之心足以洗世儒之惑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愚案淇水出漢河內郡共縣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冦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税音脱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

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髠之所能識哉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荅淳于髠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至孔子之事集註以見幾明決用意忠厚兩語斷之亦可謂善言聖人也不曰髠所不識但曰衆人固不識者此又見孟子忠厚之意○尹氏曰淳于髠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輔氏曰尹氏斷髠甚當唯其如此故承當孟子之言不得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丁氏名公著唐蘇州人○輔氏曰此必有所傳援洪非臆說夫齊桓晉文之霸亦恐非創始為之必有所自來故取其說而附見之○愚謂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註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平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秋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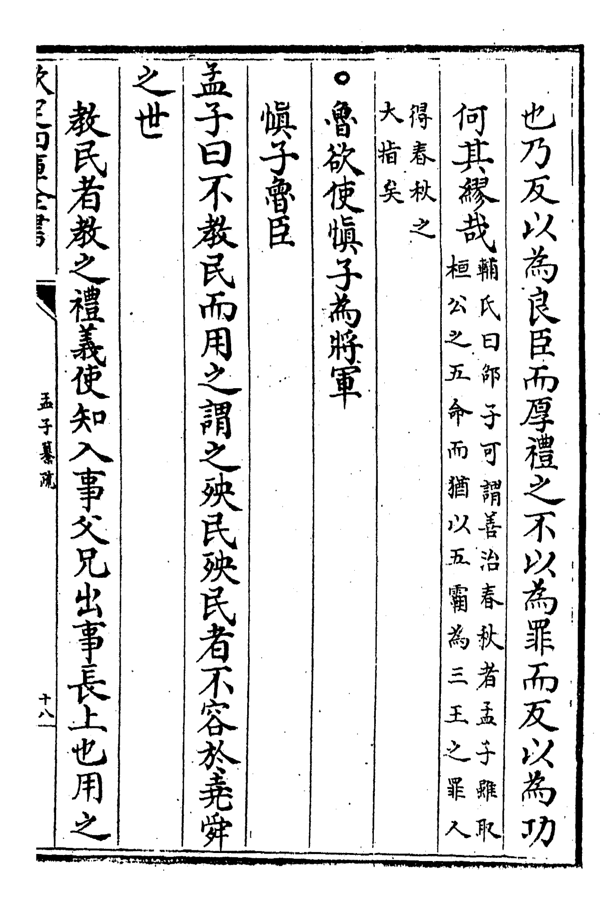
案春秋傳僖公九年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輔氏曰但壹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輔氏曰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爲妻則無夫婦之道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

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歟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且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



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繆哉輔氏曰鄒子可謂善治春秋者孟子雖取桓公之五命而猶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

使之戰也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扞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輔氏曰只以孟子獨言遂有南陽便可見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輔氏曰觀此一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

語錄曰問王制與孟

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説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列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并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説亦只是大綱如此説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愈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輔氏曰事合於理則必不敢并小以為之心在於仁則必不肯殺人以從欲然此亦內外之符也心苟在於仁則事必合於理矣先言當道者就事說故耳。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輔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之說似若過當然其後六國卒并於秦而秦亦不二世而亡則孟子之言驗矣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

氏曰案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屢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

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着亦可謂委曲詳盡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 輔氏曰以實之謂信不信則不實不實則無物而輕飄浮揺故凡事苟且無所執守也此與論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

惡乎執言凡事苟且

無所執持也永嘉陳氏曰此可以言不欺而知謂之不亮蓋不信實者必背且自欺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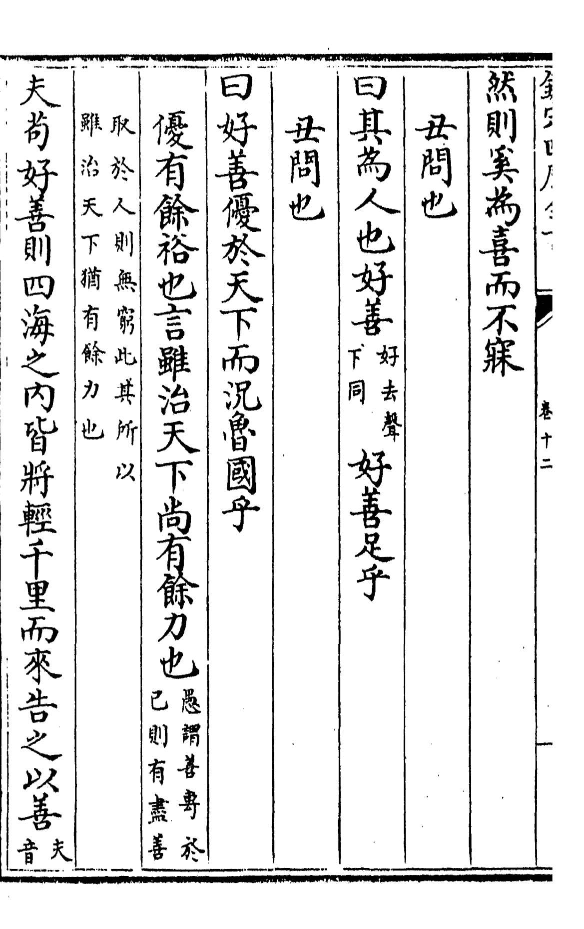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

歷問之輔氏曰强謂有强力可辦事者戰陳之事皆在其中有智慮謂能為計謀如縱横捭闔皆是也多聞識謂廣聞博識多知而能言之士也此三者皆戰國之所尚而善信之士所不屑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愚謂善專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

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輔氏曰上之人好善則人有善者喜得其伸故不以千里之遠為難致而皆來告之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

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已可不畏乎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輔氏曰公孫丑所問三者不過是已之長而已所謂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者蓋指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而告之以善言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雁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户君聞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户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輔氏

曰見行可之仕謂見其可行之幾而仕也際可之仕謂因其交際之禮為可而仕也公養之仕謂因君以周民為義養已而仕也見其有可行之幾而仕故言之弗行則去之以其交際之禮為可而仕故禮貌一衰則去之此皆不以勢利而變其初心也為君以周民為義養已而仕則飢餓瀕死然後受之然其受之亦

以免死無累其君則已矣固不可茍安貪得而因以為利也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盡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也則享其意而已此君子之不得已也○又曰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彼已之義遂流於欲而不自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爾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

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因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
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
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
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

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然所謂性亦指氣禀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録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推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要熟須從這裏過○永嘉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習便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横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横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横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語録曰困心衡慮者人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也傅說而下則皆上智之事也自人常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常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必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

燭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證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必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輔氏曰法度之世臣則能正其失於事輔拂之賢士則能救其過於身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

安樂矣輔氏曰憂患則知儆戒知儆戒則心體流行而不息是生道也安樂則怠肆怠肆則心死矣心死則身亦隨之○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輔氏曰此言深切非深履而得其味決不能知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語錄曰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語錄曰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

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

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纂疏卷十二